



C'est Mozart qu'on assassine

被扼杀的是 莫扎特



〔法〕吉尔伯·塞斯勃隆
Gilbert Cesbron
著 马振骋
译



C'est Mozart qu'on assassine

被扼杀的是 莫扎特

〔法〕吉尔伯·塞斯勃隆 著 马振骋 译
Gilbert Cesbro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扼杀的是莫扎特/(法)塞斯勃隆著;马振骋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4.8
ISBN 978-7-5321-5379-4

I. ①被… II. ①塞…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89412 号

C'est Mozart qu'on assassine by Gilbert Cesbron

© Editions Robert Laffont, Paris, 1966

**Publishers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Robert Laffont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**

**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
Publishing House**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4-277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望 越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被扼杀的是莫扎特

[法]塞斯勃隆 著

马振骋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×122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6,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79-4/I · 4277 定价: 2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6243241

译 本 序

吉尔伯·塞斯勃隆(1913—1979),虽然其第一部诗集《激流》问世于一九三四年,但他依然被列为二战后作家。一生著作甚丰,计有小说(长篇、短篇)、剧本、诗歌、评论、散文、日记等四十多部。

一九四四年,他把第一部小说《巴黎无辜的人》手稿交给一位朋友阅读。朋友带至瑞士,一个文学委员会为这份手稿颁发了一项文学奖,然后付印。塞斯勃隆从另一位朋友手里获得这本书,才知道自己的小说已经出版。三十年代名重一时的法国女作家科莱特,当时已七十高龄,邀请塞斯勃隆去她府上,对他说:“我要你来是告诉你,倘若我写出《巴黎无辜的人》第二章,我会感到幸福和骄傲。”

奠定吉尔伯·塞斯勃隆在法国文坛地位的,是在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两部作品——小说《圣人下地狱》和剧本《半夜了,斯威兹大夫》。小说描写一位神甫到巴黎近郊工人区传教,看到工人生活悲惨不堪,遭受压迫与剥削,愤然与工人一起反对雇主。这种工人传教士布道形式后来被罗马梵蒂冈教廷明令禁止,但是书中暴露的工人区贫困绝望的状

况一直使法国人的良心受到极大震动，这部小说得到“五十年代的《小酒店》”的称誉。

剧本的主人公阿尔贝·斯威兹大夫，是法国现代史上一位真实人物。一八七五年生于阿尔萨斯。他在四十岁时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最年轻的医学教授，欧洲闻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，世界最优秀的管风琴演奏家之一；他放弃地位、荣誉和安适，毅然前往非洲，到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加蓬，在兰巴雷内小镇上行医，靠募捐、个人版税、开音乐会筹款，亲手创建了那里的医疗卫生事业，为了“补赎白人在非洲犯下的暴行和罪恶”。斯威兹大夫在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。剧本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传至非洲一个小镇，五个法国人，包括斯威兹大夫、一名军官、一名行政长官、一名教士、一名护士，在这严重时刻，面对战争、死亡与爱情的态度。一九四九年，塞斯勃隆特地去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拜访了素未谋面的斯威兹大夫，在那里待了两天。临走前，塞斯勃隆对斯威兹大夫说：“大夫，我把剧本的手稿带来了……”大夫打断他说：“手稿我不想看。我生平一个原则是，信任对方，但必须在我看过他的眼睛以后。”就这样，剧本未经原型人物过目，就在法国演出，轰动一时。

塞斯勃隆在法国被人誉为当代最深入社会、最仗义执言的作家之一。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都反映了法国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。除了上述两部，主要作品还有《不系颈圈的野狗》（1954），追溯青少年犯罪的根源。《比你想象的要晚》（1958），探讨医学界的安乐死问题：一对青年夫妇结合十年后，突然获知妻子患上不可治愈的癌症。死亡阴影笼罩这对伴侣心头，两人沉浸在各自的痛苦中。是否可以人为地结束病人的生命，摆脱无益的痛苦？在此情况下如何找到感情的出路？《狗与狼之间》（1962），提出的是暴力问题。那些年代正是法国政府疯狂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，煽动所谓爱国主义情绪，动员青年参

军的年代。生性懦弱的罗朗·盖兰像许多青年一样,在狂热的煽惑下加入镇压殖民地的军队,而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战争的真面目。在暴力肆虐的时代,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?《被扼杀的是莫扎特》(1966),借一桩离婚案,指出这个时代对儿童心灵的毒害。《给一个死去少女的公开信》(1968),思考青年自杀的社会原因。当时法国社会调查表明,十八岁到二十岁青年中,自杀是仅次于车祸的第二死因。书中写一位中年男子面对一位不久前自杀身亡的二十岁少女,绝望地探索是什么促使她在年华似锦的时刻甘心毁灭自己的生命。这也是对时代的一次审讯。《花言巧语的时代》(1972),指出西方社会电视、电台、新闻冲击思想、制造假象的消极作用。一九四四年的贝诺阿是二十岁青年,到一九六八年他的儿子法布里斯恰好也是二十岁;然而这两代人的差别甚至大过以前几个世纪。作者说:“干这行的人不依靠花言巧语便无法‘光荣地’履行职责。”

在他所处的那些年代,法国文坛宣扬故事无情节、内容无主题、行为无意识的创作,文章暧昧晦涩,形式新奇,内容贫乏;塞斯勃隆怀着一颗赤诚的心,面对现实,中肯地反映当时普通人遇到的问题,提出自己的看法,不幻想,不颓丧,执着地歌颂爱与善,鞭挞恨与恶。法国作家安德莱·莫洛亚称他“在这个犬儒主义与残酷的时代,有一颗向着怜悯开放的灵魂”。另一位评论家说:“我不知道后代会从塞斯勃隆的作品中汲取些什么,但是很可能的,历史会在他的愤怒与爱的语言中,找到这些动乱年代的真正面目。”塞斯勃隆自谦是个当配角的作家。当有人赞扬他写这些作品需要勇气时,他真诚地说:“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坐牢,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被枪毙,就谈不上勇气!”在他眼中,在艰苦中奋斗的普通人才是勇士。

塞斯勃隆的作品在一九六二年获摩纳哥雷尼埃亲王文学大奖;这是针对一位法语作家的全部作品颁发的一项奖。一九六八年法国一次

文学调查表明,在十五岁到二十岁青年中,塞斯勃隆在加缪、圣埃克苏佩里之后,是第三位拥有最多读者的法国作家。

塞斯勃隆的许多作品的主角是孩子与老人。他认为在西方社会,孩子与老人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人,完全听任别人的主宰。他也处处流露对孩子的爱,对老人的同情。他在每部作品结尾无例外地写上:“再见,我心中的孩子……”意指他创作的人物都是他心爱的孩子,如今要离开孕育他们的人,到读者中间开始自己的生涯。他在《破碎的镜子》(1973)中说:“假如我是浮士德博士,我向魔鬼要求的不是青春,而是童年。”

他爱孩子的纯洁、信任、忘我、对一切的好奇心。但是,“我们的时代对我们使之出生的孩子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?”这是塞斯勃隆常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。他认为这个世纪的孩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,他们呼吸的空气是污染的,气氛是恶浊的,大众传播媒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歌颂暴力、宣扬黄色、灌输自私哲学的世界。

描写孩子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《不系颈圈的野狗》和《被扼杀的是莫扎特》。前者围绕弃儿罗贝尔和贫民窟少年马克的故事,反映一个少年教育中心的生活,在各个少年身上又折射出法国社会的不同侧面。当时少年中心是私人资助的慈善机构,收容孤儿、弃儿、少年犯,由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管教员管理。这些孩子不论在街头还是在中心,组成自己的社会,都有自己的法规、荣誉和英雄。他们靠义气、说谎、沉默来反抗带给他们不公正命运的世界,总是选择团伙中最狠、最狡黠的人做他们的领袖。这个特殊的社会对大人讳莫如深,在内部则甚有感染力。他们好心有余,意志不足,善恶难辨,轻重不分,往往一时冲动做蠢事,一步步下陷,在严酷的生活中贻害终身。少年法庭法官拉密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。在审问孩子时,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家长;在审问家长时,

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制造失业、贫民窟、酒吧、儿童禁看电影的社会。他纠集同道,在能力范围内,尽力挽救失足少年。但是像书中所说的,他们可以筑坝填岸,把河流引向出海口,可是无能为力于控制这些罪恶的源头。这不仅是法律问题,广义说也是每个人面对少年儿童教育所负的责任问题。任何一个孩子生来不是一个孬种,而是一株幼苗,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还是害群之马,很大程度取决于环境 and 教育。

《被扼杀的是莫扎特》,这书名原取自法国小说《人的大地》中的一句名言,意思是人人生来有灵性,若在童年得到正常教育和熏陶,日后都能成为莫扎特。可是现实社会不能让这份潜在的才能有所发挥,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庸庸碌碌,莫扎特遭到了扼杀。小说中,马克继承岳父开创的房地产公司,当上董事长兼总裁。四十岁时结识旅行社女导游玛丽蓉,把她养在外室。妻子安妮丝接到一封匿名信,去把他们当场抓获。她一怒之下委托律师提出离婚,从小娇生惯养的她受不了刺激,住进了专为富贵人开设的精神病院。诉讼期间,出现七岁儿子马丁的监护问题。半年中马丁像包裹似的被辗转送往祖父家,母亲的奶妈家;后来又是祖父家,祖父死后又往教父家。他人的爱不能抹去父母分居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。他惶惑、骚乱、孤寂。社会的冷漠和色情又乘虚腐蚀他的心灵。马克和安妮丝出于自私的目的愿意言归于好,在庆幸一家三人重新团圆时,做父母的却不知道马丁已成了一头狡黠、冷漠、信口撒谎的小狐狸。小说情节平淡,没有戏剧性场面,然而写得不落窠臼。塞斯勃隆不写离婚惯常引起的财产纠纷、憎恨、报复。他提供了一个玫瑰色的背景,却更衬托出主题的悲剧性。此外笔法诙谐而富感情,写景独特而又形象。跟随马丁的经历,读者看到巴黎、外省、小镇的人情世故,城市与乡镇的对比,战前一代与战后代一的冲突,宛如一幅幅风俗画相继出现在眼前。

一九七六年，塞斯勃隆在接受另一位作家采访时，声称他没有传记，他不像马尔罗、圣埃克苏佩里、海明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，并因此大大丰富了各自的作品。他的生活很平凡，一个妻子，几个孩子，一天八小时在一家企业办公室工作；跟常人不同的是每年出一本书，过着作家与职员的双重生活。

塞斯勃隆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，父亲是物理学家玛丽·居里夫人的合作者之一。中学结束后，在巴黎政治科学大学受高等教育。毕业后并没进入政治界或法律界，而应朋友的邀请到巴黎一家电台工作。他的文学偶像是瓦莱里、司汤达，深受拉辛和维尼的影响，欣赏缪塞的戏剧甚于莎士比亚的戏剧。一位当编辑的朋友对他说：“你看过《大个子莫尔纳》了吧？那么，给我写部你的《大个子莫尔纳》。”这句话让他走上了文学道路。他继续在电台工作，他认为作家最好有一个与写作无关的第二职业，可以保持创作的独立性，不会因经济原因违心写什么，匆忙写什么。一九三九年在法国军队服役，担任与英国军队的联络工作。敦刻尔克撤退后，他退役回到巴黎，在全国救济会工作，这机构是以贝当的名义组织的，光复后受到强烈抨击，后来又获平反，其实它只是从事灾民、难民、俘虏家属和营养不良儿童的救助工作。

一九四四年后，他差不多每年有一部作品问世。有人问他是不是发表一部写一部。他回答说：“我不是苹果树，每年结一次果。”事实是许多题材像种子播在他心里有好几年，慢慢抽芽成长。比如《圣人下地狱》，从构思、定稿到发表，其间经过七年。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听说斯威兹大夫其人。一九三六年受到一篇文章启发，决定写一部这位活着的巨人的作品，一九四九年征得大夫本人同意，终于把《半夜了，斯威兹大夫》一稿杀青，在一九五二年出版。

他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八小时，上下班都靠步行。手边总有一本小册子，在路上、车上、飞机上，利用假日周末，写下他要对世人说的话。

除了出版的必要事宜外,很少与文学界打交道,绝不参与自己作品的论争。他就是靠“业余时间”的勤奋,留下大量充满人道精神的作品,虽不是提出新思想的辉煌巨著,然而他生活过的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。

马振骋

2013年4月30日修订

人 物 表

马克·拉普莱斯尔 方丹房地产企业公司董事长兼总裁

安妮丝 方丹房地产企业公司创建人的女儿,马克的妻子

玛丽蓉 马克的情妇

马丁 马克与安妮丝的儿子

莫古凡尔 方丹房地产企业公司高级职员

保尔-路易·戴拉松 又名 P. L. T., 马克的律师

伐里埃·杜·都尔 又名伊莱娜,安妮丝的律师

阿尔贝 马克家的司机兼男仆

老拉普莱斯尔 医生,马克的父亲

约瑟夫 老拉普莱斯尔家的男仆

阿德里安 塞里内咖啡馆老板

菲纳特 塞里内咖啡馆女侍者

阿兰·德维拉尔 马克的朋友,马丁的教父

欧仁妮·贝洛 安妮丝的老奶妈

蒂罗莱 夏蒂荣的小学教师

神父 夏蒂荣教堂的主持

翠丽 欧仁妮·贝洛的邻居的孙女

目 录

一 乐趣,幸福,快活·····	1
二 男人的见识·····	18
三 唯有钻石·····	42
四 一周七个星期四·····	65
五 冬宫·····	85
六 首府:埃比纳尔·····	107
七 第一端真福·····	130
八 “你拿块扁扁的小石片·····”·····	146
九 她敲三下·····	170
十 厌倦的包厢·····	190
十一 又捉迷藏又逃跑·····	213
译后记·····	239

令我痛心的，不是这堆瘦骨，这个矮身，这种丑陋。而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个被扼杀的莫扎特。

——〔法〕圣埃克苏佩里《人的大地》

一 乐趣，幸福，快活

他把车停到支路上，表面上漫不经心地查实了背后没有人盯梢。后视镜里冒出个人影，吓了他一跳：眼睛惊恐不安，面孔近乎冷酷，笑容狡黠；这是寻欢作乐者的面具，他一时感到羞惭。心里尽管着急，他还是侧脸慢慢凑到小镜子前，盯着自己看，皱皱眉头，畏缩的手抚摸太阳穴。不错，确是一根白发，第一根……他看到自己笑容变了。这根“银丝”在他看来是一种认可：成功的明证，而不是衰老的征兆。“我受之无愧……”只是隔了一会才对这种想法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，他的圆脸又充满了稚气。

他下车，小心翼翼关上车门，绕着保时捷车走一圈，检查一扇扇门。不是怕偷（反正这星期要换），是怕向警察局报案：这辆车这个时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。还有这样也把世界其余部分不是关上一次，而是四次：办公室、家、安妮丝……今晚，七岁的马丁他还是避免去想。

“这星期要换，……”这句不近人情的话在他们结婚后没几天，安妮丝提到一件珍贵物品时也说过。他又听到她洒脱的声音，看到她不

安的目光：

“亲爱的，您这样看着我，把我当作什么啦？”

把她当作陌生女人，是的！因为这不仅是有财富的人说的，甚至简直可作为财富的定义；当时她这句话引起他反感。后来……

他老谋深算，离楼房还远就停了车；像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在车辆——他的同谋——和每日必到的外室之间隔上一两条穷街，还有尽管感到心在小腹里乱撞、却要走得从从容容的五十步路。

穿过街心时，他看到窗帘抖动，留着神不去朝窗子抬起眼睛，同时五脏六腑则急得发颤。可是他步子既不放大，也不加快，反而努力慢慢走，要像这时抓住窗帘的那个人所等待的有权有势有信心的大人物。他合上眼皮，默想她的那张脸，他记得那么清楚，自己这张脸温情脉脉地笑了。玛丽蓉……深蓝色眼睛，这种蓝只有婴儿才有；黑色的扇状眼睫毛，永远像有泪欲滴，目光中自有一种责备的神气，有时叫人难以承受；短鼻子，鼻翼一张一翕仿佛空气不足；鼓鼓的嘴唇犹如哭过的孩子，总微微张着——一张不断引人一边亲吻一边安慰的脸。“无依无靠的玛丽蓉，我的孩子……”

他踌躇满志，摆动肩膀，稳稳往前走，变成了这双海蓝色眼睛所窥视的人物。对那些灰不溜秋的过路人，那些他认定是平凡庸碌的陌生人，他感到一种愚蠢的优越感。他绝没想到这些无名无姓的女人有的也可能是某人的玛丽蓉——这是别人爱情生活中的绝大秘密。对自己有运气遇到她，他感到不是庆幸，而是庆贺，好似这一连串机缘是他造成的。这是成功者的通病。

窗帘又抖动了。“她要打开窗，弯下身跟我做手势了，”他不耐烦地想；但是又深信事情恰恰相反：一点点“粗心大意”的事玛丽蓉绝不会去干，令他恼火的一切她都本能地避开。他爱她也为了这点：她知道“不超出自己的身份”，这话难听，他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。

这是一幢不设门房的公寓。信箱排成一行，让房客的名字一个不漏，笔迹还泄露他们一部分性格。玛丽蓉·德斯特雷，字体圆圆的，颇孩子气，唯有这个他觉得写得不俗。漠不相关的人的字迹对我们是两倍的漠不相关。在这些叫不响或自命不凡的名字中，这个名字叫他记起什么？一天晚上，他到学校门口去接马丁，在所有的脸中间，唯有马丁的脸是生气勃勃的……但是他把这个回忆也驱散了。

玛丽蓉·德斯特雷。除了在这个稚拙的边框内，他还没在其他地方见过她写的字。（这类粗心大意的事她也不会贸然去干。）可是有一次，在他的汽车刮水器下找到一张纸条：“不，不是违警通知，是我路过这里。”然后一条粗粗的横杠，他对着亮光照出：“我爱你！！”——她把这三字划了可能比写了更叫他喜欢。但是他受不了这两个感叹号。夸张，不含蓄，女人的通病；安妮丝也不例外；她们之间这点相像——唯一的，他想——曾使他不安，仿佛这条细线会沟通两个禁闭的世界。多么“粗心大意”！

“为什么不能用两个感……”

“没这样写的，玛丽蓉，就是这么回事！”

如何能不吻这只撅起的嘴、这两片低垂的眼皮？不向这张表示不懂而又在赔不是的脸赔不是呢？

这天晚上，信箱插口对他来说是一道道箭垛。四周密布的邻居在他看来像猫头鹰，躲在一棵水泥大树的阴暗处，直愣愣盯着他跟玛丽蓉一次次幽会。“真是闻所未闻，人竟没法自由啦！”（意思是：做坏事的自由。）车子偷了可以换一辆，这份清静就没法像其他东西那样去买？

可是，这种偷偷摸摸，这些他认为不值得认真的风险，也是他乐趣的一部分。他给自己扮演这出喜剧，装得抖抖瑟瑟的，像在给孩子讲故事。玛丽蓉这段插曲，无论从词的哪个角度看，在他都是场“冒险”。

因而，在这条幽暗的——感谢上帝——走道上，他不慌不忙，满鼻

子是厨房和油漆的气味，这也是新盖不久还能使人产生错觉的穷人公寓的气味。他一心想到自己，拖延着重见这个身子的时刻，她的身子那么润滑，有情趣……——是的，有情趣；不单单是它给人的感觉、它的气味，不单单这是个温暖与鲜嫩、懒散与活泼、柔软与坚实的混合物——这方面真正年轻的身子都得天独厚；而且她这个身子情趣出众。他做了一世男人，还没遇见一个可与她媲美的。是的，可能是（但是他从不这样想）时间在他不知不觉时转了方向，青春妙龄的身子与自己的身子差别对比更明显罢了。

他止步不前；他思念这个野性十足而又驯顺听话的肉体，它正等着他；他的全身都在思念，身上已经赤裸裸的了。这位显赫的富翁，坐镇一家大公司，每天早晨公司门口有岗警东张西望，恭候他的大驾；此刻他还剩下什么呢？这位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，很容易皱眉蹙额，声音低沉急促，只因为在此地三层楼……此刻他还剩下什么呢？一个猎人！还算不上，是一头野兽。

他已在体验不可一日或缺的祭礼，这个跟那个同样呆板，然而也因为单调从而保证了他的乐趣。可能有一天，事前想入非非要比身体力行更有滋味；他不接受这种想法；三年来，一切会妨碍他的乐趣及乐趣可靠性的事物，一切会扰乱他的现在乃至未来的事物，他都不接受：三年来，他是个真正的富人。

安妮丝……安妮丝的形象很不识相地在他眼前出现了好一会儿。平时他本能地把她挪到最后时刻，那时他皱紧眉头，把文件夹往门厅的长沙发上一扔。

“这算什么样的日子，我可怜的宝贝！”

“我只得让孩子先吃了。”

“当然。”（他宁可这样做；马丁古怪顽固的目光——小马驹的眼睛——比安妮丝的目光更叫他难堪。）

但是今晚，因为秋天天空开始愈升愈高，因为有……我的上帝，八年啦！他早点走出办公室，要陪安妮丝去森林散步；也许因为这两位永远不会相识的女人有某种肉体的共同点，比两个感叹号更微妙，今晚他没法回避安妮丝。躺着，“不，不是病，是累。”他印象中她总是如此。累什么？他猜想她整天就是他早晨告别时、晚上回家时经常见到的那个样。然而她又能做其他什么事呢？他还使自己相信，他整天操劳只是为了让她这样休息，这样懒洋洋；他为此感到自豪，也感到愤懑。自豪，尤其心安理得：自从认识玛丽蓉后，他把一切怨恨都发泄在安妮丝身上；这是魔鬼的天平。现代化设施、仆人、长裙、首饰、汽车——“不配有的”安妮丝有了并不感到高兴，这些属于她理所当然，而玛丽蓉又因得不到而失望。他每晚来这里，是为了维持平衡、主持公道？最浅薄的人在为自己辩白时，也会成为非凡的律师。这位还在想：“我们结婚后，安妮丝怎么变得那么多！”他来这里偷偷享受的这身细皮白肉、这份体贴倾慕，七年前她也有。他不是欺骗她，恰恰相反，他到这里找的是她，得到的也是她；归根结蒂他比她更保持本色……由此可见这位几年来没人再顶撞的大人物，竟在胡思乱想些什么——这是成功的标志，也可说是成功的惩罚。这个人那么“娇弱”，不先昧上良心，不会去做亏心事的。安妮丝算得什么！最难堪的还是没法驱除安妮丝的眼睛，他突然发现——这令人很不痛快——她与玛丽蓉两人的眼睛很像，同样流露出焦虑与责备，还含有随时会出现的轻蔑神色，此刻正是这点刺伤了他。今晚他没法完全为自己开脱；因此大为扫兴；他怨安妮丝，怨玛丽蓉，怨全世界，就是不怨他自己。

危及他的生命、触及他的灵魂这类事，来得要比天雷还快。楼梯上响起脚步声……圆脸上的眉头皱得更加放不开。朝街上退？但是往哪儿躲呢？这样辛苦为自己辩白又何必呢，既然风吹草动便吓得罪犯似的？他等着这个碍手碍脚的见证人过来，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——说